

## 嘉 美情怀

春天里,总是要出门去看花,看看那些只能一年一见的。不是去花市看幽禁在一只只花盆里的花,而是去开阔的地方,看花开在肥沃自由且充满深情的泥土里,开在广袤的天空下,开在软风里,开在斜风细雨中,开成自己想要的模样,自在欢愉地吐露独有的芬芳。开成“黛玉”,开成“宝钗”,开成“晴雯”……开出万紫千红,千娇百媚来。

“桃花红,李花白,菜花黄”,这是秦观描写春花的词,放声念出来,忽然想起已经多年不曾晤面的油菜花了,它似儿时的玩伴,曾和我一起居住在村庄里。油菜花前扑蝴蝶,曾是乡村孩童共同的乐趣,是乡野里传唱的一支动听的歌谣。就做个多情的人,去看看油菜花吧,心怀某种期待,某种感动,像去拜访一位多年不曾相见的故人,像去追忆一段业已逝去的旧时光。

在依水而生的高邮城,油菜花已经有了新的身份和地位,它开疆拓土,一日日扩张自己的版图,在高邮湖的滩涂上,开成了一片两千亩的金色花海,波澜壮阔。人们从四面八方成群结队地去往湖畔看油菜花,只为一睹它今日的壮阔辉煌,看它志得意满的模样。想一想,在两千亩辽阔的春风里,在春天无限慷慨的阳光下,在高邮湖水域肥沃泥土的滋养中,油菜花开得有多么灿烂,多么自由,多么热烈奔放,一如曾经在少年时光里生长的我们那般朝气蓬勃,真是叫人无限向往。

在清明时节的多云天,我们一行人相约好,弃了一天的烟火日常,一路向北,去往高邮湖看油菜花。

## 自在春光

薛峰 画

## 生 活写真

## 豌豆头儿鲜又嫩

袁小龙

中午,家里的餐桌上多了一道菜。我一看,呵,豌豆头,碧绿碧绿的,乖乖,这是上市货呀。连忙问妻子哪来的,妻子说是姐姐送的,才从老家带过来。

我拿起筷子,就先叉了两口,“嗯,嫩得凶呢,好吃!”虽然旁边也有两个其它的菜,豌豆头却很畅销,两人你一筷我一筷,不一会儿就叉完了,最后连盘子里的汤汁都不放过,干脆倒进了饭碗里。

吃出那久违的家乡味道,勾起了儿时深深的回忆。

豌豆头,秧草儿,野荠菜,被称为春天里的“素三鲜”,豌豆头又是三鲜之首,其实它本不是蔬菜,却偏偏凑了个热

一路上,经过许多条向着远方无限延伸的陌生的路,看见许多个风中孤单的鸟巢,一路上随心交流,洒下无数的欢声笑语,一路上思绪万千,浮想联翩,一路上,仿佛离俗世很远很远……想想,我们是这样卸下了身心的负荷,一路前行,只为看花去的,便忍不住感叹,常常被凡尘中俗事裹挟的我们,真是浪漫和优雅了一回。

抵达郊野公园的湖上花海,极目四望,眼前一片色彩斑斓,天地苍茫辽阔,金黄的油菜花田在大地上无遮无拦地铺展开来,像要铺展到天边去,一旁的湖水泱泱,在日光下闪烁着粼粼波光。湖与花似为邻,为知己,日日夜夜互诉衷肠。

我们信步前行,蓝色的婆婆纳、紫色的二月兰、红色的郁金香,绵延在路边,相互挤挨着,在风日里窃窃私语,一条长约两三公里的河道,蜿蜒流淌在油菜花田间,几只乌篷船怀揣着心事似的,缓缓穿梭于平静的河面上,几列憨厚的小火车,穿着红的黄的绿的衣

裳,载着游人,纵横于油菜花田间的水泥大道上,让人有一刻误以为来到了宫崎骏画笔下的童话世界。

站在空旷的滩涂边,风吹动衣袂发丝,吹动千万株灿烂的油菜花,吹动烟波浩渺的湖水,和湖岸边身形修长的芦苇……“哗哗”“哗哗”,是浪花拍打在岸边的声音,仔细听,竟有“惊涛拍岸,卷起千堆雪”的感觉,“沙沙”“沙沙”,是生机勃勃的油菜花和挺拔优雅的芦苇在风中轻轻摇曳,一时间,天地间仿佛有千万只手在动情地拨弄生命的音符。

油菜花田间有一处木质的塔,叫“闻香塔”,站在最高点远眺,高处宽阔的软风,夹杂着四面八方的油菜花香,和湖水湿润的气息,扑面而来,让人沉醉。一望无际的金黄色油菜花,与淡蓝色的湖水相互映衬,明艳处如一幅油画,淡然处如一幅水墨。湖水与远天相接,水天一色,莽莽苍苍。偶尔有三两只飞鸟从水面上空飞过,飞向更高远的天空,飞向此生无法抵达的远方。远处的油菜花田间,一

行人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迤迤前行,好像一只只花蝴蝶在花丛中,不由想起张爱玲的好友炎樱曾经说过:“每一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灵魂,回来寻找它自己。”红尘里的我们呢,是否也有自己的前世与今生?

看着眼前的油菜花,忽然有无限感动盈于心间。待到汛期,这片声势浩大的油菜花田,将被万顷冰凉的湖水彻底淹没,往日喧嚣不再。这大抵是油菜花在上一世里所作的最深的一场告别吧。

到了深秋,湖水褪去,这片曾经孕育过油菜花的土地又会重新出发,为来年春天的湖上花海再一次播下无数颗充满希望的种子,那些种子在知晓它疼痛和志向的淤泥里,慢慢吸取营养,慢慢积蓄力量,每一天都在努力向上,直至下一个春天,再次生长成一片明媚的花海,成为“花动一湖春色”的主角,撑起一片广阔的天空……

回程时,回眸再看“高邮湖上花海”这几个字,忽然觉得它和“春天”一样响亮。



和蚕豆,如同一娘所生的亲兄妹,如果说蚕豆是男士壮汉,直立在那里,豌豆则更像窈窕淑女,婆娑摇曳,婀娜多姿,常常嬉戏缠绕着蚕豆,吸引着世人的眼球。尤其那刚掐下的豌豆头,更为精美,两张大大的叶片和下面长长的须,既像可爱的蝴蝶,又像漂亮的风筝,有时还像昂起的龙头,总是给人以太多的想象。

豌豆头生来眉清目秀,长得非常洁净,完全可以不洗,但不放心还是要漂洗一下,漂洗后的水却仍是清水一盆。豌豆头是典型的绿色食品,从不打药,也没虫子,所以人们很乐意吃,也放心吃。

豌豆头炒了吃,是一种最常见、最素净、最简单的吃法。用大火烧,直接放到油锅里,三下五除二,几铲子就炒好了。炒好的豌豆头色香味俱全,绿滴滴,鲜嫩嫩,香喷喷,滑润适口,特别诱人。

也有人习惯放点酱瓣炒,

那又是另外一种味道。还有一种吃法,用豌豆头配红烧肉,将炒好的豌豆头搬到肉碗里,或蘸一下吃,油啦啦的,荤素搭配也很不错。

成熟的豌豆本来就是五谷杂粮的一种,和蚕豆一样,炒了吃特别香脆,常常成为人们的下酒菜,圆滚滚的,筷子不容易夹取,一粒一粒,非常适合细酌慢饮。

豌豆在生长过程中,还没等到成熟,就先打了一个插曲,抢着给人们一个大大的惊喜,率先成了人间的美食。然而,吃豌豆头的时间并不长,前后没几天就老了,所以还是比较稀缺珍贵的,难怪一到季节,人们总是毫不迟疑抓紧吃,甚至是抢着吃。

豌豆头,不愧是大自然的一种馈赠,也是人类难得的口福。忽然觉得,每年吃豌豆头,其实也是一种轮回,吃了它,就寓意着又进入了一个全新而美好的季节。

## 百味人生 春到江畔处处鲜

晴川

春江水暖,汽笛声声。堤上,已是花红柳绿一团新。临近中午的太阳照在脸上,有点小燥热,江边林中穿出阵阵微风,也是知情识趣,让人感觉舒爽惬意。

小城有名的洲八样,春鲜,都是绝味。旧鲜多不觅,新鲜却增不少。水沟清浅,蒹葭正长,虽在野外,却与人亲近,人烟旺处长得格外好,味道如常格外香。没人气的地方味道则叽苦。野蒿无疑是拟态高手,仿了蒹葭身与形,便忘了真假,常陷戏里。一位穿着端庄的阿姨坐在草地上,身边竹篮里小半下,蓬松柔软,她小心挑拣的正是这个。我告诉她错了,她笑笑,却不理会。

蒲公英最随性,似乎从不问地方,不问季节,都能很好地生长,尤爱与路边匍地草为伍,并且不爱扎堆,极少能见两棵依傍,此时正娇嫩,贴地长,也有开了花,黄黄一篷,向天支楞着,摇头晃脑,颇具神采。也见人挑,这一棵蹦到那一棵,宝贝似的挖出,剔净,入袋,才知道也能吃。

令我惊讶的是,这里竟然也长野蒜,就是《诗经》里大名鼎鼎的薤白了。以前常来,却从未曾见过,或许未在意。我蹲身一揪,便出来了,一整棵,咕一下,又咕一下,极有弹性,叶有细茸的清晰绿色,留得一手香。茎若蒜头,白玉凝脂,则是形小。前日偶读一文《说蒿头》,蒿头未见过,不知何物,但感觉两者应系同属,至少同科而异名,都是春日美饌。我见美味走不动路,却向来不求甚解,味美便觉是至境,哪有闲情追根溯源弄它个誓不明白不罢休呢?

江堤的春天野蔬,主角还得数荠菜。只是挑的人多,又持续不断,蓬勃柔嫩的踪影已是难觅。友人倒是乐观,说不急不急,一会儿就啥都有了,走慢些,仔细看,啥都有。并非人人都慢得下细得来,于是常常错过。老生的倒是见到不少,花开成片,支了硬蕊,星白细碎,像雪米抖落一青伞。见人采摘,甚是诧异,一问,说是回去煮鸡蛋,“荠菜煮鸡蛋,赛过仙灵丹。”啧啧,退而求其次,反而收获颇多惊喜,世间万物常常这么神奇。

春天的江边风和日暖,动静皆宜。静的是树,如柳,密麻整伤,枝条纤长细软淡绿,斜着鸣禽;动的是人,“长江水边多丽人”,三三两两,袅袅婷婷,裙裾飘飘,说笑,慢走。孩子似乎永远在奔跑,纸鸢只只停碧空,燕雀嘤嘤乱其中,天然一幅春剪水墨。天还凉着,那边有人白足浪里戏水,这边有人单衣薄裳抖音忙直播,扭的腰肢,甩的长发,润声唱和,竟有七八处。一江春水为背景,一眼春花在旁白,一片春色来作陪,激越的,舒缓的,都是春的旋律。

赶春的路上,回望江畔,满眼里都是春意葱茏脚步松慵。那位端庄阿姨还坐在那儿,默默收拾她的野蒿,好像不知疲倦何物,这样无休止地把玩便是一生。我再次走近她,想打个招呼离去,却见她的身边蹲卧一位年轻女子,伏其腿间,眼角居然爬着泪痕,心里一颤,就止住了脚步。心说:一定是在某个春天写过什么深情故事。果然,有人耳语:去年她夫君采蒿时不慎滑入江中……唉……不知谁在安慰谁。这或许才是真实的春天吧,常常甜蜜喜人,也常暗结隐疼,但总有一个春天是你的,锥心蚀骨,不枉此生。